



論尼克森時期美中會談對日本的制約

Talk about the restriction of Japan of Sino-American talks in Nixon period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褚填正

Chu, Tien-Cheng

(Doctoral Candidate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lk about the restriction of Japan of Sino-American talks in Nixon period

Chu, Tien-Cheng

(Doctoral Candidate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As the files of talks about Kissinger, Nixon and China were deciphered, showed clearly in a bunches of talks that the U.S.A. and China contact, the contents involved exceed the content of " Joint Communiqué," seeming to be the statement that insisted on each, the back had already moulded the tacit understanding and principle each other, implementing it in U.S.A.'s policy. This article proves Japan that was actually restricted in the cold war pattern again with the title of question of Japan on the Sino-American talks course, including restricted the militarism to recovering from economic expansion of Japan, restrained Japan from having finger in Taiwan and S. Korea, restrained Japan from developing such topics as nuclear weapons, restriction Japan and Sino-Soviet geo-political issue, restriction pos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of Japan, etc.. The discussion from Japan can be expanded to learn, this a succession of talks, its historic significance was exactly the Asian order was moulded later on again, influenced Asia history later on deeply.

Keywords: Joint Communiqué, Japanese Militarism, Nuclear Weapons, Alliances of America and Japan

論尼克森時期美中會談對日本的制約

褚瑱正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隨著美國有關季辛吉及尼克森與中國的會談檔案解密，清楚顯示在美中接觸的一連串會談中，所涉及的内容遠超過聯合公報，看似各自堅持的聲明，背後實已形塑彼此間的默契與原則，並落實於美國政策中。本文以美中會談過程的日本問題為題，論證日本實於冷戰格局中再次被制約，包括制約日本從經濟擴張到復甦軍國主義、制約日本染指臺灣與韓國、制約日本發展核子武器、制約日本與中蘇的地緣政治問題、制約日本在東亞的地位與發展等議題。從日本的討論也可擴而得知，此一連串的會談，其歷史意義正是再次型塑往後的亞洲秩序，深刻影響後來的亞洲歷史。

關鍵詞：聯合公報、日本軍國主義、核子武器、美日同盟

壹、前言

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 Nixon）於1972年2月訪問中國大陸的「改變世界的一周」，至今仍影響深遠。過去因會談內容始終未完整公開，對許多問題必須仰賴尼克森與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的回憶錄、或其他幕僚回憶的記載等等，實質真相仍未能全盤知悉。¹因此相關研究大多集中在美中會談的背景論述，包括尼克森要以談判代替對抗的聲明、²美國「聯中制蘇」戰略的運用、³美國要從越戰脫身的「越戰越南化」⁴等方向進行剖析。

隨著美國方面的努力，特別是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國家安全檔案（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項目利用美國國會通過的資訊自由法（FOIA），促使美政府解除部分機密內容，並由該校研究員William Burr編寫專書。⁵其後經過持續努力，美國終將檔案解密，並由美國國務院於2006公佈內容，使世人得窺其中奧秘。⁶2008年初，由美國馬里蘭大學及上海外國語大學特聘教

-
1. Richard Nixon, *The Memorie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Croset and Dunlap, 1978)；中國時報編輯部譯，*尼克森回憶錄－美國與中共原文全譯*（臺北：時報文化，1978）；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9)；時報出版公司特譯，*季辛吉回憶錄－中國問題全文*（臺北：時報文化，1979）；宇佐美滋、蘇起，王兆徽譯，*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決策人訪問記*（臺北：政大國關中心，1987）。
 2. 陳志奇，*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臺北：中華日報社，1980），頁289-290；包宗和，*美國對華政策之轉折－尼克森時期之決策過程與背景*（臺北：五南，2002），頁82-93。
 3. 尼克森當時認為美中雙方都希望遏制蘇聯外，還希望降低對峙與衝突的危險以及更安定的亞洲。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99), pp. 13-14.
 4. Robert D. Schulzinger, *A time for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41-197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74-304.
 5. William Burr,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New Press: W.W. Norton, 1998, c1999). 不久中國時報傅建中根據相關內容再編譯出版：傅建中，*季辛吉祕錄*（臺北：時報文化，1999）。
 6.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授張曙光、上海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長周建明，選譯其中與兩岸有關的文件編著成書。⁷

從這些解密檔案細觀尼克森訪中以前的各項會談，包括季辛吉於1971年7月9日至11日、10月20日至26日兩次訪中，以及尼克森帶領季辛吉等人於1972年2月21日至28日訪中，除眾所關注的越南、臺灣、蘇聯問題外，其實對日本也多所著墨，顯見當時亞洲地緣政治才是美中會談的核心議題。⁸主要原因是1960年後中蘇決裂以及1969年珍寶島事件的衝擊，使中共呈現相對孤立的狀態。⁹在同時與美蘇對抗的過渡局面中，地緣政治所造成的安全問題自是當時中共最為關心之課題。

當時季辛吉首次秘密訪中，以及尼克森總統在1971年7月15日宣布將訪問中國的消息後，不僅對中華民國衝擊極大，也對日本投下震撼彈（稱為「第一次尼克森震撼」）。¹⁰這是因為自二次大戰以後，日本在政治與軍事上始終受到美國深刻掌制，因此當美中開始接觸時，對當時始終力抗中共的佐藤榮作內閣而言，在未被告知的

1969-1972 Volume XVII Chin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2006).

7.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8）。
8. 季辛吉於1971年7月秘密訪中前夕，研擬的議題包括開場聲明、高峰會晤、臺灣問題、中南半島問題、國際關係（總體原則，日本、蘇聯，以及限制戰略武器會談）、軍備控制、通訊聯絡、其他雙邊問題、其他話題（韓國、南亞等等）。張曙光、周建明，「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最近的信息交流」（原件未註名日期），**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168~170。其中談論最多的就是臺灣、中南半島、日本、韓國、南亞、蘇聯等議題，尼克森訪中的會談內容仍如此。其他如軍備控制、通訊聯絡或雙邊問題等，大多簡單帶過或是很快就達成共識。
9. 蘇起，**論中蘇共關係正常化：1979-1989**（臺北：三民書局，1991），頁26~30；王萬里，**美蘇關係研究－冷戰、和解、對抗：1984**（臺北：黎明，1986），頁76~80。
10. 同年8月15日，尼克森又宣布黃金美元停止交換及課徵10%之輸入稅，此對日本來說，係對外匯存底及對美輸出之一大衝擊（第二次尼克森震撼）。林金莖，**戰後中日關係之實證研究**（臺北：財團法人中日關係研究會，1984），頁230。

情況下，無疑深陷嚴重的政治風暴。¹¹美方則始終強調未出賣日本利益，例如時任美國助理國務卿格林（Marshall Green）在尼克森訪問中國後，即迅速到東亞各國進行訪問，以解各國的疑慮。第一站就到日本與佐藤首相等人進行會談。格林告訴日本領袖說此次尼克森訪中只進行理論上的探討，尼克森告訴中共領袖，他不相信日本軍國主義有復活可能。同時格林也提到，中共攻擊日本軍國主義頗力，美國曾代日本辯護，再者尼周會談內容，也未超出尼克森與佐藤聖克里門會談內容。¹²

對照尼克森訪中後的**聯合公報**（又稱**上海公報**）內容，也呈現美中雙方各自表述對日本的立場：「中國方面表示：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和對外擴張，堅決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願望。…美國方面聲明：美國最高度地珍視同日本的友好關係，並將繼續發展現存的緊密紐帶。」¹³然

-
11. 這是因為擔心日本對情報的洩漏，尤其擔心佐藤可能為黨內和諧而通知自由民主黨內其他派系的領袖。宇佐美滋、蘇起，王兆徽譯，**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決策人訪問記**，頁92。在此之前，日本國內一直有著以盡速與中共建交的政商勢力在運作，在美國已捷足先登的情勢之下，不久就引起日本國內政治角力，最終由力主與中共改善外交關係的田中角榮內閣取代佐藤內閣，並於當年9月完成與中共的建交。田中明彥，「米・中・ソのあいだで」，渡邊昭夫編，**戰後日本の對外政策**（東京：有斐閣，1985），頁224~239。
12. 袁文靖，「解釋尼克森訪大陸格林訪東南亞盟國」，**世界和平幻想旅行－尼克森總統訪中國大陸**（臺北：國際現勢週刊社，1972），頁154~155。格林日後回憶，時任日本駐美大使朝海浩一郎常說那是一個噩夢，因為很怕美國越過日本直接跟中共接近，格林與前美國駐日大使U.Alexis Johnson給它取一個名：「朝海先生的噩夢」（Asakai's nightmare），見宇佐美滋、蘇起，王兆徽譯，**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決策人訪問記**，頁91。另外，尼克森與佐藤聖克里門會談於1969年11月，就美日安保與周邊區域如韓國、臺灣的安全，以及歸還沖繩等議題達成共識，並發表聯合公報。福田茂夫，**戰後の日本外交－池田時代・佐藤時代・その後**（京都：ミネルバ書房，1976），頁177~181。
13. 英文原文：「The Chinese side stated : It firmly opposes the revival and outward expansion of Japanese militarism and firmly supports the Japanese people's desire to build an independent, democratic, peaceful and neutral Japan...The U. S. side states : The United States places the highest value on its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Japan ; it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the existing close bonds。」胡為真，**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從尼克森到柯林頓**（臺北：臺灣商務，2001），頁251~256。

而比照解密的會談內容，可知雙方並非僅如公報所言的各自表述，而是在實際會談的攻防中，無形中已對日本形成一定的結構制約。因為自二次大戰之後，日本儘管受美國限制，卻也因美國保護，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亮眼的成績。中共在戰後一方面不斷透過貿易交流與民間施壓的方式，希望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進而與中共建交。¹⁴二方面也希望美國全面從亞洲各國撤軍，包括臺灣、中南半島、韓國與日本等地。¹⁵美國當然知道中共的聲明與盤算，但最高原則是使美國不至於完全失去與日本的同盟關係。

因此儘管在原先的聯合公報當中，清楚說明雙方對日本問題的歧見，然而透過解密的檔案，可知彼此在差異中，特別針對1945年到1971年由日本所衍生的一些新問題，經由這一連串會談已形成一定的默契與處理原則，形塑一種限制與約束，進而影響日後對日本的發展。這些共識與原則也在一定程度上落實於美國的政策中，特別是尼克森總統提交國會有關日本問題的報告中。¹⁶過去因檔案未完全解密而使這方面的研究闕如，本文則將以日本作為研究對象，透過解密檔案的內容並以「制約」的角度，論證美中在會談過程所形塑的默契與原則，包括制約日本從經濟擴張到復甦軍國主義、制約日本意圖染指臺灣與韓國、制約日本發展核子武器、制約日本與中蘇的地緣政治問題、制約日本日後在東亞的地位與發展等議題，以下將逐一分述。

-
14. 戰後日本對兩岸都極為重視，儘管與中華民國有正式外交關係，但與中共的交往則採「政經分離」的原則。中共為拉攏日本而動作不斷，1958年提出重開日中關係的「政治三原則」，1960年周恩來提出「貿易三原則」（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個別照顧），展開「以商圍政，以民促官」的攻勢。何思慎，**擺盪在兩岸之間：戰後日本對華政策1945—1997**（臺北：東大，1999），頁51~67。
15. 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臺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368~369。
16. 美國尼克森總統提交國會的報告，臺北美國新聞處譯，**和平的建立**（臺北：臺北美國新聞處，1971）、臺北美國新聞處譯，**形成中的和平結構**（臺北：臺北美國新聞處，1972）、臺北美國新聞處譯，**塑造持久的和平**（臺北：臺北美國新聞處，1973）。

貳、制約日本從經濟擴張到復甦軍國主義

一、美中會談前的景況與季辛吉首次訪中

日本在1945年戰敗後，即處於以美國為主的盟軍（麥克阿瑟將軍領軍）掌制之下，尤其美蘇冷戰日趨熾烈，中國大陸的共產化，美國的對日政策乃從改革轉變為復興，使日本承擔反共防波堤的角色，初期的具體對日政策包括採取非軍事化（解除武裝、解散軍事機構）；解除對思想、宗教、教育的統制；經濟體制的改革；促進政治民主化等。儘管後來日本於1951年9月與各國簽訂**舊金山和約**而結束戰爭狀態，但仍受到新制訂的**和平憲法**（特別是憲法第九條）與**美日安保條約**的深刻影響。¹⁷但也因為如此，卻也使日本集中全力發展經濟，特別是歷任吉田茂、鳩山一郎、石橋湛三、岸信介、池田勇人內閣的努力，經濟表現極為亮眼。¹⁸因此，經濟主義與「美日同盟」這兩項原則，也就成為繼吉田茂之後的歷任內閣所奉為圭臬，成為「吉田主義」（Yoshida Doctrine）。¹⁹到佐藤榮作以及田中角榮內閣時的1965年至1973年間，平均實質經濟成長率達9.9%。²⁰這時期與中國大陸的貿易也透過「政經分離」等各種方式不斷改善。²¹

相對地，日本也使東亞各國始終擔心日本軍國主義再次復甦。1971年以前，中共即不斷批評「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在1969年**尼克森－佐藤聯合公報**後，周恩來指責佐藤政府企圖搞軍國主義，以實現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舊日美夢。又例如周恩來在1970年

17.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2004），頁279~332。

18. 樋渡由美，**戰後政治と日米關係**（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0），頁179~253。

19. 何思慎，**敵乎？友乎？冷戰後日本對華外交思路的探索**（臺北：致良出版社，2008），頁91。

20. 許介麟，**日本現代史**（臺北：三民書局，1991），頁273。

21. 入江昭，**日中關係の百年：世界史的展望**（東京：岩波書店，1995），頁128~150。

春訪問北韓時，即表達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憂慮。周恩來與金日成的聯合公報稱：「日本軍國主義已經復活並成爲亞洲一股危險的侵略勢力…日本的軍國主義者直接服務於美帝國主義對越南的侵略戰爭，積極加入美帝國主義新的對朝戰爭陰謀，並企圖把中國的神聖領土臺灣納入其勢力範圍之內。」²²另外，在同年11月1日，日本社會黨第五次訪問中國大陸，與中日友好協會代表團（團長郭沫若）發表共同聲明，周恩來也出席簽訂儀式，聲明指出：「中國方面堅決支持日本廣大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美日反動派復活日本帝國主義的英勇鬥爭，對偉大的日本人民要求廢除日美『安全條約』，撤除美國軍事基地，實現立即、無條件、全面收復沖繩，反對日本核武裝，粉碎日美新軍事同盟，爭取日本獨立、民主、和平、中立而進行的鬥爭，表示由衷的敬意，並衷心祝願不斷爭取新的勝利。」²³這項聲明也呈現出日後周恩來與季辛吉就日本問題所談的內容梗概，擔憂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也成爲美中會談制約日本的來由。

對日本而言，在當時的時局也存在極大的不安，特別是擔心蘇聯的威脅以及中共在1964年試驗原子彈成功後的可能攻擊，尤其尼克森總統在1969年7月發表「尼克森主義」之後，更使東亞局勢撲朔迷離。²⁴美國希望藉此主義重新評估世界局勢，使美國不再成爲主導者，而成爲防衛協助者的角色。1971年7月6日，他更在堪薩斯城發表著名的「五極世界」的談話：「美國不再是從經濟角度來說

22. 轉引自趙全勝，*日本政治背後的政治－兼論日本對華政策制定與中日關係*（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頁83、101。

23. 楊正光主編，*當代中日關係四十年（1949—1989）*（北京：時事出版社，1993），頁282。

24. 又稱「關島主義」，要點爲：一是美國認爲亞洲的和平與安全，今後應由亞洲國家自行負擔；二是美將遵守其條約義務，但美不再以作戰人員捲入亞洲之紛爭；三是對越南戰爭，美將實施越戰越南化之政策。Melvin R. Laird, *The Nixon Doctrine* (Washington D.C.: Town Hall Meeting, 1972).

的世界頭號國家，超群的世界強國，也不再僅僅有兩個超強大國…在今後的5年、10年或許15年的時候，將會出現五個強大的超級經濟力量：美國、西歐、蘇聯、中國大陸，當然還有日本。…這五大力量將決定世界在本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時間裡的經濟前途，而且由於經濟力量成爲其他力量的關鍵因素，這五大力量將決定世界在本世紀最後三分之一的時間裡在其他方面的前途。」²⁵換言之，希望世界能從美蘇兩極走向五極格局，其中的四極集中在東亞勢力範疇中。因此季辛吉在該年8月有關防務援助與尼克森主義談話提綱中提到：「將建立與西歐和日本更爲平等的同盟關係。」²⁶

同時美國在「聯中制蘇」思維下，也積極與中共接觸。除戰略與地緣政治考量之外，也希望藉由中共圍堵蘇聯，而不會對中共本身進行圍堵。²⁷因此想方設法瞭解當時的中蘇關係，美國駐香港領事館於1970年7月21日致國務院報告提到：「北京可能已做出決定，不必像過去那樣採取原本與蘇聯、日本和美國這三國完全敵對的策略，而是採取更巧妙地使他們三國之間相互爭鬥而讓中國更快地獲取其自身利益的策略。」²⁸可見中共自身對當時局勢已進行戰略調整。

1971年4月19日，來自美方NSSM124號（致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研究小組主席）的備忘錄中，認爲中共對於蘇聯與日本的擔憂，將有助於美中雙方展開對話：「隨著時間的流逝，考慮到中共與蘇

25. 冬梅編，**中美關係資料選編：1971.7—1981.7**（北京：時事出版社，1982），頁75~80。轉引自宮力，**毛澤東與美國：毛澤東對美政策思想的軌跡**（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263。尼克森與季辛吉的現實主義態度認爲：在「兩極」的冷戰格局中，相信「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是因應兩極之後的最好格局。有學者提到，尼克森及季辛吉在與共黨國家交往時，都不重視共黨統治的合法性與道德性與否，而只注重維護國際上權力平衡，來促進美國利益。胡爲真，**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從尼克森到柯林頓**，頁39。

26.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41。

27. 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臺北：生智，1999），頁48~52。

28.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98。

聯之間的緊張，以及其對日本力量不斷擴張的懼怕，北京應該會感到，這樣的對話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²⁹因此，美方認為在政策上仍必須加強與日本的合作，並保持與日本的利益一致。³⁰此外美方也提及此舉將促使中共與美對話，中共也相信能激發日本有關對華政策的討論，加大佐藤政府的壓力。³¹顯見日本在美中雙方的局勢評估中皆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之後透過眾所周知的巴基斯坦管道接觸之後，中共終於在1971年5月首允美方派代表訪中，也促成後來在7月9日到11日震撼世界的季辛吉密訪中國之行。在會談前的7月1日，尼克森即與季辛吉、海格（Alexander Haig，季辛吉副手）等人進行行前會議，尼克森特別指示季辛吉必須在會談時加強日本可能重新對東亞的威脅，作為美方會談的重要原則與籌碼：

季辛吉博士應該表明中國人必須認識到有很多國家對亞洲、特別是在美國離開的情況下日本所扮演的角色表示擔憂。就日本而言，顯然她既有能力、資源，也知道如何在極短時間內重建軍事力量，而且美國完全撤出該地區或者在該地區誤用軍事力量有可能導致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那對所有國家來說都是一種相當大的危險。³²

顯然美方已掌握中共與蘇聯衝突的同時，也擔憂日本軍國主義可能復活所帶來的威脅，確認談判的準則。

1971年7月9日第一天會談中，周恩來首先提到日本問題，認為美國正積極重新武裝日本：

29.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123。

30.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123。

31.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124。

32.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Dr. Kissinger and General Haig, Thursday, July 1 Oval offic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2 Volume XVII Chin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2006), p. 355.

你們正在日本重新武裝日本軍國主義者。你了解目前的「第四個防禦計劃」，是根據尼克森總統與日本首相佐藤的聯合公報而起草的。你肯定知道，佐藤內閣已進行重組，該項計劃將會提前執行。日本人正在致力於擴張，他們的經濟已經擴張到這樣的程度。經濟擴張必然導致軍事擴張。一旦他們進行擴張，遠東將首先感覺到其效果。日本已經公開宣佈，韓國、臺灣和越南都與他們的安全相關聯。這對和平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這不是一種威脅？但我們對此並不害怕。³³

顯然中共的確對日本軍國主義重新復甦存在擔憂，特別是日本經濟快速成長以及美日之間持續加強的防禦合作。³⁴隨後，周恩來又提到日本可能成爲美國撤出亞洲後的代理角色，成爲在東亞控制亞洲國家的先鋒。周恩來強調：

正因爲你們一直保護著日本，日本在1971年以前在軍費開支上花費很少，因此能迅速擴充其經濟實力。總統提到過去的十年；我看過你們公佈的軍費開支數字，那是七十億美元？…日本實際上沒什麼軍費開支，結果她發展很快。³⁵

季辛吉接著回應，認爲一個強大的日本的確有此潛在傾向：

駐日美軍產生一種似是而非的悖論，那就是我們與日本的防衛關係是追求侵略性的政策。如果日本建立其軍事機構（當她覺得被拋棄時將會這樣做），而且如果日本製造核子武器的話，那麼我覺得你們所表示的擔心可能會成爲事實。

33. Steven E. Phillips,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383.

34. 日本從1950年以來，的確隨著經濟力量的增加，自衛力量不斷擴充。1957年1月提出「第一次防衛計畫」，主要在建立軍力基幹。1961年提出「第二次防衛計畫」，預算一兆一千六百億日圓，著重在裝備的現代化。1966年提出「第三次防衛計畫」，預算達二兆日圓（約五十五億美元），加強軍備現代化與防空力量。1971年提出「第四次防衛計畫」，總預算達四兆六千三百億美元，增強海上與陸上自衛隊軍備，以及航空自衛隊現代化。自韓戰爆發後，美國協助日本發展軍需工業，直到1963年後停止軍援，以後自衛軍備的擴充與更新，全仰賴日本本國軍需工業的供給。陳水逢，*日本現代史*（臺北：臺灣商務，1988），頁376-380。

35. Steven E. Phillips,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p. 390-391.

顯然他認為中共的擔憂是可能的，季辛吉接著剖析：

我們從日本撤出，使日本重新武裝自己，然後讓日本和中國在太平洋上相互抵銷，這樣對我們才有意義，但這不是我們的政策，重新武裝的日本可能輕易地重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政策。關於日本，你們的利益與我們的利益非常相似，我們雙方都不想看到日本重新武裝。³⁶

但周恩來並未馬上回應。

第二天的會談，周恩來提到日本可能介入東亞的事務，尤其是趁美國勢力撤出時：³⁷

當我提及日本問題，談到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時，我想到的不僅是韓國、臺灣和越南，而且想到中國的東北、中南半島、菲律賓和日本視為生命線的麻六甲海峽地區。這裡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即在美國從這些地區、從臺灣撤軍之前，日本的武裝部隊將會進入這些地區。因為日本和臺灣仍有條約，他們與蔣介石締結所謂的**和平條約**，而他們現在正在強調這一事實。

周恩來再次強調日本從經濟擴張到軍事擴張的可能性，同時也認為西德在歐洲同樣有此傾向。周恩來認為日本正是受到美國防務計畫的鼓舞：「日本第四次防務計畫，總計要花費超過前三次計畫總和的一半，是前三次預算總和的一點五倍。…日本不需要五年時間就可以實現未來第四次防務計畫，而且最多只需兩至三年的時間就可以重整其軍事實力，佐藤自己已承認這一點。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的危險性是存在的。」³⁸

7月10日下午，季辛吉提出保證：

說到日本，我們的觀點是日本必須要有自我防衛能力。我們

36. Steven E. Phillips,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394.

37. Steven E. Phillips,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p. 403-405.

38.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p. 406-407.

將不會鼓勵而且實際上我們將反對日本的任何軍事擴張。在國際關係的領域內，相信我們之間的利益是非常一致的，如果日本出現軍事擴張，我們將會予以反對。³⁹

7月11日，周恩來重申希望日本擺脫軍國主義，季辛吉強調美國從日本撤軍才會引起這樣的憂慮。⁴⁰之後雙方就此打住，未再就日本問題進行論述。但顯然在此次會談中，雙方都對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甦進行立場的陳述。

二、季辛吉第二次訪中與尼克森的保證

當7月15日尼克森宣布他將擇期正式訪問中國後，季辛吉在10月底再次訪中，以敲定尼克森即將訪中的種種事宜。10月21日下午，周恩來又提到對軍國主義的疑慮，特別是一些主張軍國主義者希望自衛隊能走出國門。⁴¹

22日的會談中，周恩來重談日本可能從經濟擴張到軍事擴張的老調，另外日本也可能藉著幫助發展中的國家之名，而行變相的經濟殖民之實。周恩來隨後強調日本必須擺脫擴張主義政策、堅持和平，同時要做到：

和平與友誼的政策，必然伴有不承認臺灣當局，而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放棄把臺灣和韓國作為往外擴張之兩個羽翼的全部野心；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⁴²

顯然周恩來此次完整論述日本從經濟擴張到軍事擴張的問題，同時巧妙地將日本承認並尊重中共放在其中。

季辛吉同意周恩來的部分觀點：

39.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422.

40.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p. 450-451.

41.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457。

42.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482-484。

有些美國人認為讓日本不斷發展、然後日本用更多的資源來奉行我們喜歡的政策是可能的。我認為那些有這些想法的美國人是極其天真的。我與總理的看法相同，經濟發展產生其自身的本能，我還同意總理的部分觀點，即日本經濟發展的方式說明其種族特性，因為日本經濟發展的方式具有將其他國家拴在她政策上的目標，所以我對日本不抱幻想。⁴³

季辛吉並提出保證：

我認為我們目前的關係，我們有更好的機會去限制日本的自衛隊，總比她聲稱日本已經被出賣，使民族主義重新抬頭會更好。對美國而言，這樣做是沒有道理的：美國為阻止亞洲被日本武力統治，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卻在二十五年後慫恿日本武力統治亞洲。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因為我們政府還沒有處理這個問題，正如總理指出的，如果日本真有一個重新裝備軍隊的龐大計劃，那麼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傳統關係將重新得到維護，所以我們希望非常認真討論這種可能存在的情況。總之，我們願盡最大努力，對防禦日本四島的裝備進行限制，但如果失敗，我們願盡最大努力與其他國家一起制止日本的武力擴張。⁴⁴

這一段保證相當重要，顯見季辛吉已由前次反對軍國主義，再進一步試圖用各種方式去制約日本本身的防禦擴張，儘管是他個人看法，但已為後續的會談訂下制約日本的原則。

1971年11月在季辛吉的回國報告中提到：

在中美建立正常外交關係之前，如果出現一些中美合作的可見跡象（如交流計劃），這可能會對臺灣以及日本的形勢有所影響。我也警告周不要利用美國與日本之間的分歧，我說在我們對中國採取積極行動之際，我們因為放棄日本而在某些方面受到抨擊，中國方面也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克制。然後，他聲稱他們對

43.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484-485。

44.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488。

日本已經表示過克制，而且他說他們不會與佐藤打交道。⁴⁵

顯然季辛吉在這些攻擊中，希望中共不要節外生枝，挑撥美日之間的關係，可見雙方已形成默契。

1972年2月22日的會談，尼克森對日本問題有備而來。他再次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強調美國撤出日本反而對美中雙方不利：

美國可以從日本海撤出，但其他國家會趁虛而入、從中獲利。美中兩國都曾飽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害，我們希望過去主導日本政府的軍國主義屬性得以發生永久的變化，另一方面我們無法保證這個目標得以實現。假如美國全然從日本脫身，如下兩種情況之一將會發生——這兩種情況都對中國不利。一旦美國對日控制解除，日本就會憑藉其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與自然的驅動力，再加上對淪為敗戰國的記憶，加速重整國防。這也是我所認為的，考慮到臺灣，再考慮到韓國，我們的政策是反對美國退出與日本進入，但是我們無法保證這一目標的實現。也就是說，如果美國與日本之間不存在共同防務的安排，美國對日本涉及上述堪憂問題的影響也難以存在，再者日本可能選擇倒向蘇聯。因此，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美國對中國沒有任何企圖，美國將運用對日與對其他具有共同防務關係或接受美援國家的影響力，阻止這些國家採取任何損害中國利益的政策。⁴⁶

這一長串的聲明十分重要，一方面說明美國可以透過與日本結盟，來制約日本軍國主義復甦，二方面也可防止日本倒向蘇聯而增加對中共的威脅，三方面也可確保中共在這其中的安全，使得美方的角色可持續發揮影響力。

但周恩來顯然對這樣的論述產生更大的疑慮。2月23日的會

45.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2 Volume XVII Chin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2006), p. 540.

46.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p. 703-704.

談，他仍強調日本的經濟擴張將導致軍事擴張。⁴⁷同時周恩來也認為美日同盟關係反使日本可擺脫美國，造成對其軍國主義復甦的疑慮，特別又在軍國主義擁護者的煽動下。因此希望出現一個嶄新的、獨立的、和平的以及民主的日本，日本對中美兩國將表現出一種友好的態度。⁴⁸尼克森則強調同盟關係反而有助於對日本發展的制約，特別是限制日本從經濟擴張到軍事擴張：

儘管我們與日本打過一場大仗，但我們與日本之間確實有一種同盟關係。我們與日本已經建立一種包括經濟領域在內的友好關係，我們認為這種關係實際上有利於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因為日本做為一個民族，他們既有擴張的動機，也有擴張的歷史；如果讓他們單以經濟上的巨人、軍事上的矮子存在於世，我認為不可避免的結果將會是他們容易受到軍國主義者所提要求的影響。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能與他們繼續維持一種密切的關係，為他們提供防務，因為他們不能夠有核子防禦，那麼這能使得日本不去尋求一種先進行經濟擴張，然後再進行軍事擴張的道路，總理說得對，他們這種擴張方式是可能發生。我們的政策是在可能的程度上限制日本從經濟擴張發展到軍事擴張。但只有在我們與他們之間存在一種密切關係時才能夠這樣做，如果沒有那種密切的關係，他們就不會理我們。⁴⁹

從尼克森的聲明與保證中，其實已相當清楚闡述其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制約。有別於周恩來一直以美國在經濟上扶植日本，將導致日本從經濟擴張發展到軍事擴張，使軍國主義重新復甦，尼克森反而認為美日同盟不僅不會使日本軍國主義復燃，同時也使日本的發展可在控制範圍內，這樣的攻防實際上已對日本在當時及後來的發展，在雙方的認知與默契中建構出一個制約的框架。

47.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734.

48.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p. 734-735.

49.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735.

參、制約日本染指臺灣與韓國

一、防止日本在臺灣駐軍

1969年6月4日，美國駐臺大使馬康衛在致國務院電報中，提到日本在臺灣的影響，無論在貿易、旅遊、投資或其他方面逐步提升。⁵⁰ 1970年7月21日，美國駐香港領事館致國務院報告，則是提到中共對日本介入臺灣事務感到擔憂，但也提到中共的盤算：「北京可能會認為解決作為中美關係中的臺灣問題－或者至少在解決方案的形式上雙方大體上意見一致（即只有「中國人」自行解決）－與今後某一天讓『臺北－東京』建立起更牢固的關係相比，現在的這種做法將會更簡單易行。」⁵¹

1969年11月，尼克森－佐藤聯合公報聲明中，即對韓國與臺灣等地的安全納入日本防衛範圍內，中共將其視為軍國主義的復活。⁵² 尤其在該項報告中包括被稱為「臺灣條款」的內容，佐藤在公報中提到：「維持臺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對日本的安全來說也是極為重要的因素之一。」此意味若臺灣受到外來侵略，日本將認為她自己也面臨危險，日本政府將同意駐日美軍保護臺灣，中共將此視為日本對中國內政的干預。⁵³

因此在1971年7月10日會談中，周恩來就對季辛吉提出日本可能在美國撤出臺灣後進駐臺灣，尤其是中華民國與日本有條約關係。季辛吉保證：「我們將堅決反對日本在臺灣有任何駐軍。」隨後周恩來提出整體看法：

當你們撤軍時，你們將需要按部就班地進行，而且你們也將

50.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27~39。

51.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100~101。

52. 島田政雄、田家農，戰後日中關係五十年：日中双方の課題は果たされたか（東京：東方書店，1997），頁242。

53. 轉引自趙全勝，日本政治背後的政治－兼論日本對華政策制定與中日關係，頁86。

需要按部就班地與我們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此後，你們有責任不讓日本插手干預臺灣事務，也有責任不讓臺灣爆發獨立運動。⁵⁴

7月11日，周恩來重新向季辛吉要保證：

你們也需要承諾在你們離開臺灣之前，不讓日本軍隊進入臺灣，因為這不僅對我們而言是一個極大的危險，而且對你們、對亞洲和世界的和平都是一個極大的危險。

季辛吉：「只要在我們能夠控制日本的程度之內，我們將反對她這麼做。」⁵⁵

1971年10月21日季辛吉第二次訪中，又重申不會讓日本軍隊進駐臺灣：「我們將不支持、實際上將會反對日本在臺灣駐軍並對臺灣施加軍事影響力。」⁵⁶他提到：

由於臺灣有美國軍隊，所以日本向臺灣派遣駐軍是不可能的。如果日本向臺灣派遣駐軍而那裡又有美國軍隊，這將需要我們重新考慮美國的駐軍。換言之，我們會反對日本向臺灣派遣駐軍。如果日本向臺灣派遣駐軍發生在以後的話…問題將更加棘手，但美國會反對日本向臺灣派遣駐軍。日本向臺灣派遣駐軍和舊金山合約抵觸…但是如果日本開始向其領土以外派遣軍隊，這將會使我們重新考慮我們在太平洋地區的所有政策。

季辛吉又補充說：「我只能說讓臺灣變成日本的附屬國不是美國的政策。」周恩來提到：「就試圖緩和遠東的緊張局勢而言，它是最為不利的東西。實際上，那是不可能的。」⁵⁷

10月25日，周恩來經過這些會談以來，已不再堅持美國馬上從亞洲撤軍，這種態度的轉變，還是因為對日本軍隊可能趁虛而入有

54.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p. 403 & 414."

55.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446.

56.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505.

57.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p. 515~516.

關，顯現尼克森在最先會談前指示季辛吉要強調日本威脅的原則奏效。周恩來在雙方磋商未來的聯合公報內容時提到：

爲不讓日本人派出他們的軍隊…在實際操作中我們不反對你們這樣的行爲，因爲只要你們仍然在臺灣有軍隊，你們就有責任不讓日本武裝部隊進駐，作爲一個主權國家我們不能公開說出這點。⁵⁸

顯見雙方在這個問題上已形成共識，看出中共的重大讓步，遠遠超過後來公報所見內容的政策執行尺度。

季辛吉於尼克森在訪中之前的1972年2月5日報告再次強調此點，說明全面撤出亞洲也會使蘇聯得利：「他們不希望我們匆忙撤出臺灣的結果，只是他們看到日本人的進入，他們不希望我們全面撤出亞洲而把那個地方留給莫斯科。」⁵⁹1972年2月24日的會談，尼克森親自提出他的保證：「我將比你要求的更進一步，我們甚至會在我們撤軍後努力阻止日本軍隊進駐臺灣。」尼克森補充說：「除非我們在日本保持軍事存在，否則日本人不會理睬我們。」⁶⁰

二、制約日本支持臺灣獨立運動與其他相關運作

臺灣獨立運動的發展，從二次戰前延伸至戰後，並陸續在日本與美國等地形成不同的勢力與訴求行動，1970年彭明敏擺脫臺灣的國民政府監控潛至海外，更使臺獨運動者受到極大鼓舞。⁶¹除國民政府極力打壓臺獨運動外，從解密檔案中也清楚看到中共對此高度重视。

58.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p. 540~541.

59.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571。

60.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770.

61. Claude Geoffroy, *Le mouvement indépendantiste taiwanais: ses origines et son développement depuis 1945* (Paris: Harmattan, 1997), pp. 131~140; 陳佳宏，**臺灣獨立運動史**（臺北：玉山社，2006），頁167~260。

1971年7月9日，周恩來就提出這個問題，季辛吉表明美國不會支持臺灣獨立運動。緊接著周恩來又詢問季辛吉有關臺灣獨立運動是否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或國防部的支持？特別是中央情報局讓彭明敏逃出臺灣。季辛吉回答：

你可能知道，彭明敏是我十五年前的學生，但我不希望你們認為我與這件事有任何關聯。第一，就我所知，中央情報局與彭明敏教授來美國毫無關係。第二，如果總統與毛主席達成諒解，那麼在官僚機構中強行實施這一諒解是我的職責，而且我會向你們保證，這一諒解將會得到強制執行，但這在美國將得不到支持。

季辛吉又補充：

我知道彭明敏，因為他是我的學生。我不相信中央情報局捲入其中。我可以向總理保證，我們將不會支持臺灣獨立運動。⁶²

顯然季辛吉要釐清兩點：一是與彭明敏的師生關係不代表這個運動與他有關；二是美國任何官僚機構不會支持此運動。

在10日的會談中，季辛吉對於臺灣獨立運動又有進一步的層次表述：

臺獨運動，我們絕不會給予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支持。如果你們獲得任何可靠的反面消息，那麼請你告訴我，無論發生什麼情況，我們都將阻止這樣的情形發生。在沒有美國人的鼓勵、沒有美國人支持以及沒有美國人的參與條件下所可能發生的任何事情，我們將無法負責。但是我們對此將不會給予任何形式的支持。⁶³

顯然季辛吉對此運動的意涵，已開始做出區分—如果與美國無關，他們將不負責。

62.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p. 371~372.

63.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415.

11日上午，季辛吉對臺獨運動又有更完整的詮釋：

我們不會鼓勵「臺灣獨立運動」，我們已要求總理給我們提供任何情報；我們也將反對日本軍隊進駐臺灣。但是，如果「臺灣獨立運動」的發展與我們無關，那就不是我們所能控制的。然而，我們將不會鼓勵、支持、資助「臺灣獨立運動」或者給它其他方面的鼓勵。

同時季辛吉也保證會反對日本支持臺獨運動。⁶⁴季辛吉強調臺獨運動不會受到美國支持，也將盡力阻止日本涉入，但也留下一個但書，即只要與他們無關，他們也無法控制。

1971年10月21日，季辛吉二次訪中再次重申：「在我們對日本影響力範圍內，我們會反對日本試圖支持『臺灣獨立運動』。」⁶⁵稍後周恩來提到一段秘辛，即英國政府在當時雖然一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表明將會在聯合國的阿爾巴尼亞決議案中，投票支持中共取得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席次，但卻始終堅持「臺灣地位未定論」。為何如此？周恩來指出：

根據「(臺灣)地位未定論」，他們認為所謂的「臺灣獨立運動」有一天必將出現。當然，首先是日本鼓吹那個觀點，其次是他們考慮到美國。⁶⁶

季辛吉當然是向周恩來保證美方不會再主張臺灣地位未定論，但也顯示在當時國際上仍有國家存在臺灣地位未定的認知，將給臺獨運動帶來相當發展的可能空間。⁶⁷

64.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447.

65.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505.

66.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p. 507~509.

67. 1965年10月，英國外相史都華就表示：「…英國政府對臺灣的法律地位尚未決定。同時，關於臺灣的將來的最終決定，希望能基於人道主義的理由，將臺灣住民的意願列入考慮。」見戴天昭，李明峻譯，*臺灣國際政治史*（臺北：前衛，1996），頁541。

除此之外，周恩來對於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權加強自身存續的各種實質動作也極為憂心，尤其是蔣介石可能與日本或是蘇聯勢力結合，會加大臺灣實質獨立的情況。7月10日，周恩來說：

蔣介石並不僅僅是一個人，在他身後還有別的人，他們可能會向他獻策。一旦你們的政策變得不明朗，而他的政策又不能與你們保持一致的話，那麼他就會尋找機會另謀出路。⁶⁸

7月11日，周恩來強調：「根據蔣介石的個性，他也許和日本或者蘇聯勾結，你們必須小心。…但如果他能使臺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這將是一件好事。」⁶⁹

1971年10月21日，周恩來再次提到這個議題，並指出蔣介石的部屬張群、黃杰及谷正綱密切與日本聯繫，可能使臺灣成為日本的附屬國。季辛吉回答：「我只能說讓臺灣變成日本的附屬國不是美國的政策。」⁷⁰但周恩來還是相當擔憂日本對臺的影響。10月25日，他提到：

對你們而言，在臺灣保留軍隊以防止日本派駐軍隊到臺灣對緩和遠東緊張局勢有好處的。如果日本派駐軍隊造成一個所謂獨立的臺灣，那將會是遠東地區和平終止的開始，這將終止緊張局勢的緩和。對日本武裝部隊而言，造成一個所謂獨立的臺灣將會像蘇聯宣佈外蒙古獨立一樣，這是遠東地區動盪不安的根源。

季辛吉提出保證：

我們不會鼓勵日本那麼做，而且我們將會反對他們那麼做，並且我確信總統將會向你和毛主席重申這點。⁷¹

68.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p. 405~406.

69.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447.

70.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p. 514~515.

71.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541。

2月22日，尼克森訪中時提到：「我們不曾也不會支持臺灣獨立運動。…並勸阻日本不要支持臺灣獨立運動。」⁷² 2月24日，關於這個議題有較為完整的論述，周恩來提到：「你們既不會支持或允許、也不會鼓勵無論是美國還是在臺灣的臺獨運動。」季辛吉答到：「是不鼓勵，『不允許』非我們所能。」尼克森表示贊同，並確認美國將不會間接或直接鼓勵或支持臺灣獨立運動。此時周恩來又提出彭明敏逃出臺灣一事，但季辛吉認為與美國無關，並提出中共若有任何有關美國支持臺灣獨立運動的證據，美國將會阻止，尼克森對此承諾再度表示確認。最後季辛吉重申他的但書，即：

我們所不能做到的是，一旦臺灣的臺獨運動即便在沒有我們支持的情況下仍發展起來，我們不能動用軍事力量去鎮壓他們。

周恩來表示理解，但他說：「蔣介石會去鎮壓他們，他也有力量這樣做。」尼克森表示他所了解也是如此。⁷³

還原當時美方的立場清楚顯示：不支持與不鼓勵國際間與臺灣島內的臺獨運動，而且在能力範圍內也會阻止日本等國支持此運動。但只要此運動在沒有美國支持的情況仍發展起來，則在國際上他們無法用武力鎮壓，但相信蔣介石會鎮壓島內的臺獨運動。對研究臺獨運動者而言，顯然美方的意涵層次更豐富，對臺灣自主的確留有相當的空間。⁷⁴

72.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697.

73.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p. 770~771。

74. 在最初季辛吉訪中會談內容部分解密時，國內媒體曾有報導：傅建中，「美國早已承諾不支持『臺獨』一兼論季辛吉的信用破產」，**中國時報**，2002年3月1日，A11版；張宗智，「季辛吉曾保證，美不支持臺獨」，**聯合報**，2002年3月1日，13版。顯然深究後，意涵更豐富。

三、制約日本染指韓國的可能性

韓國在戰後脫離日本獨立，但因1950年韓戰問題，使得美國仍必須投入許多軍力，即使韓戰結束，駐韓美軍仍有六萬多名。在之後的越戰中，韓國本身也派出五萬名兵力支援美軍，然而尼克森主義之後，截至1971年6月美國駐韓美軍已撤出二萬名，韓國認為美國的行徑是背信忘義，也擔心此舉造成韓國受到再次攻擊。⁷⁵此外，日本與韓國原本並無邦交，直到1965年佐藤榮作與韓國總統朴正熙才正式締約建交，條約內容包括正常關係、漁業協定、賠償權等，儘管韓國內部產生極大反彈，但卻成爲日韓關係新頁。⁷⁶由此可知，韓國自1945年到1971年這段時間的發展，在中共看來仍是受到美國與日本的深遠影響。從當時的局勢來看，分裂後的南北韓也就各自維持著不同的同盟關係，形成韓國、美國、日本間的南方三角和北韓、蘇聯、中國的北方三角關係。⁷⁷

上述美軍在韓國駐軍以及日韓合作，就成爲周恩來另一議論重點。7月9日，周恩來首先就要求美方必須從韓國全數撤軍，季辛吉提到美國在韓國的駐軍已經裁減二萬人，還有四萬多人會隨著遠東地區政治關係的改善繼續裁減。⁷⁸周恩來對此仍不滿意，季辛吉回應：「我們對外政策不會是永久地保持在韓國駐軍。」⁷⁹在10日的會

75. 高崇雲，*美國對韓政策與韓國政情*（臺北：黎明文化，1983），頁48-49。

76.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1853-1972(二)*（東京：每日新聞社，1974），頁559-576；廖達新，*日本現代外交史：日韓關係*（香港：日本研究所，1980），頁92-120。

77. 朱松柏，*南北韓的關係與統一*（臺北：臺灣商務，2004），頁5。

78.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391. 美國至今仍在韓國維持駐軍，例如1999年3月，美國駐韓國大使Stephen Bosworth說，北韓威脅一旦消失，美國可能會重新評估其在韓國的駐軍，顯見美國仍在意此區域可能存在的衝突。道下德成，「朝鮮半島出現和平之後的安全協定」，載於西原正（Nishihara Masashi）編，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美日聯盟的新挑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0），頁35。

79.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391.

談中，周恩來明顯已接受美方的撤軍立場。⁸⁰

7月11日，周恩來提到日本已有企圖染指韓國的事實：「日本自衛隊每月派遣身穿便服的人員到韓國考察當地的軍事情形；雖然韓國與臺灣的領土不屬於他們，但日本軍人將永遠不會忘記韓國與臺灣。」季辛吉表示不知情，但會回去詳細調查。⁸¹

10月22日季辛吉二次訪中，周恩來再次強調日本可能已對韓國展開染指動作，特別是日韓結盟之後，使日本將在美國撤出後掌控韓國：

1965年朴正熙政府已經和日本政府締結協議。日本政府不承認北韓的主權，因此有很大的可能性，日本軍國主義者可能打算用日本的軍隊和官員代替美國的軍隊和官員。根據我們得到的情報，在韓國實際上已有穿便服的自衛隊軍官，他們調查韓國的防禦工事，包括工程方面的防禦工事，調查韓國的軍隊；日本人還援助他們。日本軍國主義者將韓國與臺灣作為其擴張的跳板，全世界很清楚地知道這一點。⁸²

季辛吉提到：

用日本自衛隊來代替美國軍隊不是我們的目的，我昨天提到的關於派遣日本自衛隊去臺灣的總原則同樣適用於將他們派遣到韓國，美國反對日本的軍事擴張。在我們七月份的討論後，我調查過日本軍官訪問韓國的問題，我不得不承認總理在好些方面是正確的。我有一份今年訪問過韓國的日本軍官名單，我們正密切地注視著這方面的情況，在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還不知道這個情況。

顯然季辛吉承認中共對此問題的情報正確，但也提出有關北韓的威脅作為回應，以使美方的立場不致完全被動：

80.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407.

81.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449.

82.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468~469。

假如目標是給朝鮮半島帶來安定，防止戰爭的危險，減少其他國家在這一地區的擴張，那我認為中國與美國的利益可能並行不悖。但假如目標是暗中破壞韓國現有的政府以及使得北韓更加容易進攻韓國，或者給韓國施加壓力，當然情況就會不一樣。我們會在致力於給朝鮮半島帶來更永久的法律地位上與你們合作。⁸³

季辛吉提出保證：「我們不會支持日本武裝力量在韓國的擴張行爲，不會支持日本在那裡或其他地方的擴張。」⁸⁴但隨後季辛吉也提出但書：「但如果北方（韓）開始施加軍事壓力，那麼就沒人能夠確定其結果。」周恩來面對這個問題，提到若是北方進攻南方，則後果必須由北方負責。季辛吉再次強調：「根據我們描述的情況，假如北方不打算擴張到南方，那麼我們將反對日本自衛隊進駐韓國。」⁸⁵

1972年2月23日，尼克森親自保證美方將盡力制約日本染指韓國：

關於日本，我們的政策是：不鼓勵日本對朝鮮半島實施軍事干涉；但是我們對這個政策的實施程度取決於我們和日本關係的親密度，儘管我無法做出保證，但我們相信我們能夠對日本施加非常有效的影響，以致達到我們約束日本對韓國、對臺灣的冒險行動。⁸⁶

2月24日，尼克森再次保證：

在那個地區，如果日本入侵韓國，那麼無論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利益還是對我們的利益都有損害。儘管我們不能保證阻止日本的侵略行爲，但我們會盡我們的可能施加影響，努力制止他

83.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472。

84.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474~475。

85.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478~479。

86.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p. 733~734.

們這樣做。⁸⁷

顯然尼克森一再保證將會約束日本對韓國進行軍事干預，儘管未在其他聲明出現，但透過雙方的溝通，其實已形成默契與原則。

肆、其他有關制約日本的議題

一、制約日本發展核子武器

核子武器的使用，曾經是冷戰時期相當重要的課題。1967年，在日內瓦十八國限武會議討論防止核子武器擴散條約。日本與西德的態度認為美英蘇等核子大國必須對非核武國家的安全有確切保障，同時防止核子武器擴散條約的簽訂，不應妨害那些國家因和平用途的核子工業發展。⁸⁸但顯然日本不願長期在美國的「核子傘」保護下，況且她也有足夠的核子原料儲存量，具備製造核子武器的能力。⁸⁹但日本始終在美國的掌制之下，無法順利發展核子武器。

1971年7月10日下午，周恩來提到中共對使用核子武器的立場，不會首先使用核子武器，同時各個核子國家應該爭取在全面禁止與徹底銷毀核子武器的行動方面達成協議。⁹⁰季辛吉主動向周恩來提出保證，就是不支持日本發展核子武器。尤其是當時美國國防部長萊爾德（Melvin R. Laird）支持日本用核子武器進行防衛，季辛吉提出這種講法將永遠不會得到重申或付諸實施。⁹¹但周恩來並未在第一時間做出回應。7月11日，周恩來對前述問題作出回應，

87.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779.

88. 陳水逢，*日本現代史*，頁386~391。

89.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1853-1972(二)*，頁593~596。

90.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408.

91.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423.

表示華盛頓方面的確已否定這項說法。⁹²周恩來順勢強調美國最好從遠東地區撤出所有的外國軍隊，包括韓國、日本、菲律賓、泰國和越南等地。⁹³

10月22日，周恩來對日本可能的核子議題，採用另一種方式詢問，也就是日本儘管不會發展核子武器，但依然可利用美國所提供的保護而對其他國家造成威脅的可能性。季辛吉不表贊同：

核子保護傘主要適用於對日本本島的核子攻擊…但是日本人很快就有生產核子武器的能力。如果我們準備撤出，他們的和平原子能計劃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鈾，因此他們可以輕易地製造出核子武器。所以替代方案實際上是一項更不受欢迎的日本核子計劃，我們是反對該項計劃的。⁹⁴

季辛吉又補充說：

至於核子保護傘，我們不必與日本簽定協議，萬一日本受到攻擊，如果我們想要保護日本，我們有能力做到。在核子時代，一個國家保護另一個國家不是因為有協議，而是因為其國家利益處於危險之中，因此我們本身不需要協議，日本在軍事上對我們起不了太大的作用。⁹⁵

顯然美方在核子議題上已制約日本發展核子武器的可能性。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周恩來以日本民眾的角度來質疑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基地與核子基地的問題。10月22日，周恩來提到這個問題，並認為這種情形與蘇聯派遣軍隊到捷克無異，季辛吉答到：

我們沒有派遣我們的軍隊進駐日本。如果日本政府要求我們撤出，我們當然會撤出，如果日本要求我們廢除防禦條約，

92.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447.

93.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450.

94.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487~488。

95.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490。

那在一年內我們將撤出軍隊，日本政府要求我們撤出，美國軍隊就不會多待一天。日本軍隊與美國毫無關聯，但捷克的蘇聯軍隊卻在那裡把一個政府強加在捷克人民頭上，因此兩者是完全不同的。⁹⁶

1972年2月23日，周恩來再度提出日本人民不滿美國仍在日本保留核子基地，尼克森：「那是佐藤的反對派所製造的一個政治問題。這點實際上是一個虛假的問題，因為我們在當時以及後來所發表的聲明中已包括核子基地的問題。」季辛吉：「我們已經從沖繩撤走所有的核子武器，核子武器已經不在那裡。」尼克森：「那裡一件核子武器都沒有。」⁹⁷顯然美方已不認為這是個問題，不值得再討論。

第三個關於核子武器的議題，是周恩來提到就算收回臺灣後也不會在臺灣興建軍事或核子基地，可見當時美日都有這個顧慮。1972年2月22日，周恩來提到：

即便臺灣回歸祖國，我們也不會在那裡建核子基地。…蘇聯還佔領著日本的北方四島，他們既可能繼續佔領下去，也可能出售給日本。但是蘇聯對日達成和約的一個條件就是，日本的北海道不得設防。我們可以事先告訴總統先生，也可以告訴日本，在臺灣回歸祖國後，我們絕不會在那裡建任何軍事基地。⁹⁸

兩天後，周恩來再次保證：「即便臺灣回歸大陸，我們也不會有必要在臺灣構建諸如核子基地這樣的設施，這就是說，我們不會攻擊日本，日本大可不必擔心。」⁹⁹顯然日本在當時的確擔心中共可能展開的攻擊。

96.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491。

97.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734.

98.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712.

99.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765.

二、日本、蘇聯與中共的地緣政治問題

談到蘇聯，眾所周知是中共當時極為擔憂蘇聯的入侵。但在美中會談內容中，第一次知曉中共也擔憂可能被周圍國家所瓜分，這在過往研究中未曾提及。1971年7月10日，周恩來提到：

最壞的打算是中國會再次被瓜分，你們可聯合起來，其中蘇聯佔領黃河以北所有地區，你們佔領長江以南所有地區，在兩條河流之間的東部地區留給日本。…我們要準備好對付四面八方的攻擊。¹⁰⁰

顯見周恩來對日本攻擊中國仍有相當的擔憂。季辛吉對此認為蘇聯的確可能有這樣的企圖，但美國不會這樣做。¹⁰¹

1972年2月22日，周恩來再提：「最壞的結果，就是你們都來攻擊中國，蘇聯從北邊來，日本與美國從東邊來，印度進攻中國西藏。如果這種情況發生，中國人民就不得不準備做出極大犧牲。」¹⁰² 23日，尼克森做出保證：

昨天總理以過去的歷史為鑒指出這樣一種危險，即中國有可能被其主要的鄰國蘇聯、印度、日本或者甚至可能是美國所瓜分。當然我可以絕對地向總理保證，不僅美國絕不會奉行這樣一種政策，而且在我們影響所及之處，也將努力阻止日本以及其他國家奉行這樣一種政策。¹⁰³

同時不只是針對日本，尼克森也向中國保證，會盡力阻止蘇聯進攻中國。¹⁰⁴

由這個角度所形成的另一個重要議題，就是中共關心蘇聯與日本有關北方四島的爭議。二次大戰後期，蘇聯佔領日本的北方領

100.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403.

101.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422.

102.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709.

103.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735.

104.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736.

土，包括國後、択捉、齒舞、色丹等島，日本一直希望蘇聯能歸還。儘管1956年蘇聯與日本鳩山一郎內閣改善關係，但蘇聯始終用各種方法拖延。¹⁰⁵其後甚至利用以共同開發西伯利亞為由，來誘使日本以為可重獲北方四島，而日本本身也希望這些合作能一如從美國手中取得沖繩一般得以成功。¹⁰⁶10月21日，周恩來提到他的一些日本朋友，明確表示不會放棄北海道北面四個小島所有主權，來促成聯合國同意日本成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¹⁰⁷顯然此問題是由日本可能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衍生而來，但季辛吉第一時間未回應。

1972年2月23日，尼克森提到希望蘇聯對北方四島能像美國在沖繩問題對待日本一般。¹⁰⁸23日稍晚的會談，周恩來提到蘇聯並不願歸還北方四島給日本，最主要是擔心會引起連鎖反應：「他們擔心將會出現連鎖反應，他們對日本人就是這樣說的，他們說如果北方四島還給日本，那麼沿著整個邊界都會出現問題，從東到西，直至芬蘭。」¹⁰⁹特別是此舉將會帶給中共極大鼓舞。2月24日，周恩來就提到蘇聯外長葛羅米柯曾告知日本目前仍無法歸還北方四島，因為中蘇關於邊界的談判正在進行，如果蘇聯現在歸還這些島嶼，那麼中國就會取得談判的優勢。尼克森明確表示：「蘇聯人從來沒有給任何人還過任何東西。」¹¹⁰

蘇聯與日本之間的爭議，另一個議題就是蘇聯艦隊入侵日本海域的問題。2月23日，周恩來向尼克森求證：「我們發現當你們的海軍艦隊駛向印度洋的時候，蘇聯也非常迅速地把核子潛艇從海參崴派往印度洋。」尼克森表示情報正確。周恩來又提到另一秘辛：「一

105. 重光晶，「北方領土」とソ連外交（東京：時事通信社，1983），頁176~193。

106. 李凡，日蘇關係史：1917-199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331~338。

107.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438。

108.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734.

109.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745.

110.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780.

且蘇聯決定採取行動，他們動作非常快，他們甚至越過輕津(Tsugaru—Kaikyo Strait)海峽，該海峽實際上可看作是日本北海道與本州之間的內海。他們這樣的行為是第一次，以致日本極為緊張……這是蘇聯艦隻首次跨越該海峽，所以日本人極為不滿。」¹¹¹顯見蘇聯對日本的威脅一直存在，儘管蘇聯是針對美國而來，但已引起日本高度關注。

事實上，蘇聯對美日聯盟也相當在意。早在1971年7月10日的會談，周恩來就提到：「就在今天進行美日聯合演習，蘇聯對這一切是非常緊張的，這裡存在著一種彼此緊張的關係狀態。」¹¹²可見蘇聯、日本、中共在此區的地緣政治，的確充滿諸多不安定感，彼此猜疑的情況相當嚴重。也可反思在看似穩固的兩極冷戰格局中，各方都有不同議題的擔憂，凸顯更多人性折衝的真實面向。

三、制約日本在東亞的地位

10月22日季辛吉二次訪中時，周恩來首次表示希望日本能走向和平與中立的道路，要做到此點就必須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與和平共處。¹¹³季辛吉強調日本極可能在擺脫美國控制後，在蘇聯與中共拉攏中，走向一種重新對周邊國家形成威脅或權力平衡的局面，使日本在太平洋地區玩弄權力平衡的政治把戲，因此美日同盟實際上是對日本的一種約束。¹¹⁴

季辛吉再次強調美方關於對日本問題的種種立場與政策，使日本能在美中雙方的充分認知中，形成她實質上應該在東亞所扮演的

111.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p. 750~751.

112.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402.

113.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482。

114.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486。

角色與地位：

一，我們反對日本發展核子武器；二，我們贊成日本在一定限度內裝備常規武器，足夠保衛日本四島而不是用於其他目的；三，我們將反對日本的軍事力量擴張到臺灣、韓國或者其他地方；四，我們承認日本經濟發展的問題是一個牽涉到當今整個世界的問題，而不單只是它自己的問題。那些是我們的國家原則，但為使它發生作用，我只能再說一遍，它們需要所有各方都約束自己。¹¹⁵

隨後，周恩來又另外提出關於蘇聯一直積極拉攏日本的疑慮，希望日本能堅守和平與中立的政策。但季辛吉並不以為然，認為蘇聯以西伯利亞引誘日本存在危險，並認為讓日本自主發展反而未必會使其真正走向和平與中立，而可能在軍事上造成中共不願見到的擴張。¹¹⁶季辛吉仍認為持續透過美國對於日本的軍事防務與其他方面的掌控，才是真正安全的保證。

1972年2月24日，周恩來希望對日本問題能與美國相互交流，也希望日本成爲一個和平、獨立與中立的國家。尼克森：「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能夠做到完全的保密。」¹¹⁷由此可知周恩來仍再次強調希望日本在未來的東亞能獨立和平；尼克森則希望一切保密，不願這些默契曝光，進而影響原本的美日關係，顯見這一連串的會談中已制約日本在東亞的地位與發展，遠遠超過會談後美國安撫日本的說詞。

周恩來最後關於日本的問題，是希望中日盡快建交，並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同時不會以核子武器攻擊日本。保證建交不會影響美日聯盟關係，更不會去攻擊日本。但最大的阻力可能來自蘇聯，同

115.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486~487。

116.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頁489~490。

117.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781.

時中國可能因此而受到蘇聯的攻擊。¹¹⁸周恩來希望日本不單能走向和平與中立，同時若能進一步與中共建交，才能真正鞏固中日雙方在東亞的互動與發展。

伍、美中會談制約日本的後續影響

前美國駐北京大使羅德（Winston Lord）曾說：

美國沒有把自己新政策的正確情報提供給日本。坦白講，那是明顯的事實，美國依秘密交涉來行事，但對於日本而言，乃是一件重大的內政問題，也給日本政府帶來很大的困擾。所以我認為美國對於日本既然沒有盡到充分的考慮，況且問題對日本又是一件重要的案件，那麼日本為了其關係正常化而走在美國前面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當時我們認為美國已沒有權利再阻止日本了。¹¹⁹

對於日本而言，公報表明在全球政治中出現美—蘇—中戰略三角，並突顯國際關係中的多極化。在東亞，四種勢力結構已很清晰：中共、日本、蘇聯和美國。其中中共對國際形勢看法的變化、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臺灣在聯合國中地位的變換，以及多極結構的出現，是導致日本決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的四個主要國際因素。¹²⁰也有論者從四極的格局進行討論。在此局面中，將涉及流動性、策略與競爭等因素而呈現不安定的表象。四方均尋求改變，蘇聯可能試圖擴大與日本及其他亞洲國家間關係，以對抗中、美；中共因懼怕美蘇共謀，將對美日採取更彈性的政策；日本則尋求更獨立的政策，並試圖改善與中蘇的關係；美國

118. Steven E. Phillips and Edward C. Keef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 780.

119. 宇佐美滋、蘇起，王兆徽譯，*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決策人訪問記*，頁73。

120. 趙全勝，*日本政治背後的政治—兼論日本對華政策制定與中日關係*，頁85。隨著美中和解的歷史進展，許多傳統國際關係研究與外交政策理論，開始集中以「戰略三角」來描述美國、蘇聯與中共之間在冷戰時期的互動模式。相關理論演進與探討，參見吳玉山，*抗衡或扞從—兩岸關係新詮：從前蘇聯看臺灣與大陸間的關係*（臺北：正中書局，1997），頁171~196。

則希望保持美日基本聯盟以及美蘇戰略平衡，尋求鬆弛與中共的緊張關係，擴大雙方的接觸面。這種平衡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也被視為可用來減少大國介入東亞敏感地區紛爭的危險性。¹²¹田中明彥教授也認為，日本以後的對外政策，其實深受蘇、美、中三角關係的影響。日、蘇、美、中四大國，每一邊關係的變化，都會對其他造成重大影響（例如中日建交後，日本一直擔心其後中方要求的「反霸權條款」會刺激蘇聯，所以直到1978年雙方才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¹²²

前美國助理國務卿格林（Marshall Green）回憶，田中角榮任首相後，曾與尼克森在夏威夷舉行重大會談，內容就是田中首相決定要開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尼克森總統告知田中要明白美日之間的優越性，千萬別在彼此之間弄出問題。另外，中日之間的另一問題就是中華民國問題，中共其實可向日本提出禁止跟中華民國的交流或通商的要求，也有可能弄翻美日關係，但田中訪問大陸時卻完全沒有中共的這種壓力，格林認為這是他在亞洲服務的歲月裡，最重要的事，也就是第一次美日中三國方別能與其他兩個維持良好關係。¹²³事實上，根據前文的分析，這是因為美中早已形成默契，所以整個進程才得以順利，格林的回憶正提供極佳佐證。

有學者提到，尼克森與季辛吉了解，日本人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對美國的中國政策加以默認。因為當時日本根本沒有籌碼可以阻礙美國的中國政策，而且美國正從事一項劃時代作為以動員中共，俾創造新的權力平衡來對抗蘇聯。在此種情形下，尼克森與季辛吉並不在意日本方面會有什麼感受。對日本來說，儘管別無選擇，但

121. A Doak Barnett, *A New U.S. Policy Toward China*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1971), pp. 39~43. 轉引自包宗和，**美國對華政策之轉折－尼克森時期之決策過程與背景**（臺北：五南，2002），頁102~104。

122. 田中明彥，**中日關係1945－1990**（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1），頁74。

123. 宇佐美滋、蘇起，王兆徽譯，**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決策人訪問記**，頁94。

他們卻可以將許多有爭議性政治決定的責任，轉嫁到美國肩上（例如與中華民國斷交，改與中共建交）。¹²⁴在中日協商建交過程中，與中華民國關係就成為矚目焦點。1972年9月中日雙方進行談判時，中方就提出「復交三原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政府、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完整的一部分以及廢止1952年東京與臺北的和約。29日先署聯合公報、由東京承認北京代表「一中」外，也聲明「充分理解和尊重」（fully understand and respect）中共提出「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同時中華民國宣布與日本斷交，之後日本與中華民國政府為處理雙邊實質關係，於同年12月成立「亞東關係協會」與「交流協會」。至此，另具特色的「日本模式」終於成形，也成為影響中美關係正常化過程美國處理與兩岸交流的實踐。¹²⁵這也使得日本不會介入有關臺灣的各種問題。

對朝鮮半島的影響而言，美中的和解使得南北韓在1972年7月4日發表共同聲明，試圖緩和南北韓緊張情勢。之後南北雙方就透過「南北調節委員會」與「南北紅十字會」兩條管道，輪流在漢城與平壤舉行會談。不久又因彼此互信不足，再度陷入僵局與緊張局勢。日本在這之後迄今的朝鮮半島政策，就是支持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與南北韓問題的和平解決，為此日本一方面維持與韓國的友好關係，一方面也與北韓展開交流，採兩個韓國政策，避免捲入紛爭中。美國也強調美韓、美日雙邊軍事同盟和前署部署是維持亞太安全與和平的主要支柱。¹²⁶迄今，日韓都沒有核子化，也都在美國提供的核子保證下。美日同盟在1978年11月採行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

124. 吉拉爾德·柯提斯 (Gerald L. Curtis), 「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總統的美國對日政策：評估報告」, 載於吉拉爾德·柯提斯編,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 *美日關係新觀點* (臺北: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2000), 頁16。

125. 吳得源, 「一中 (各表) 的國際構成與作用: 制度與建構論觀點」 (臺北: 政大國關中心, 2009), 頁147。

126. 朱松柏, *南北韓的關係與統一*, 頁178~186。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更是雙方建立實質軍事結構的第一步，超越過去美日同盟單純的合作。1980年代美日兩國軍事部隊擴增各種演習，海上自衛隊也開始參與例如環太平洋的演習。¹²⁷儘管合作密切，但把美日安保條約當成是蓋住日本軍國主義這只瓶子的蓋子（cap on the bottle）的想法，乃是尼克森、季辛吉時代所遺留下的產物，雖然此一比喻本身相當新。（1990年3月美國陸戰隊於日本基地的指揮官Henry Stackpole提出此項比喻。）中共接受這個看法，並消極地（就算沒有公開地）支持美日安保條約，直到1990年代中期為止。¹²⁸

198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實力不斷增強，日本開始思索從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大國，政治大國的口號是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於1982年11月所提出，1983年9月9日他將「政治大國」改為「國際國家」以解各國疑慮，但這個信念成為之後歷任首相努力的目標，希望日本發揮國際政治影響力。¹²⁹冷戰之後，日本更是積極調整外交目標，希望運用經濟力量將亞太地區納入勢力範圍，同時取得與美國平等的地位，更重要的就是要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¹³⁰顯然迄今儘管冷戰早已結束，日本也做出種種努力，但仍無法完全擺脫美國，同時中國大陸也不斷崛起，在在都顯示尼克森時期美中會談對日本制約的深刻影響。

127. Sheila A. Smith,「美日聯盟的軍事合作演變」,載於Michael J.Green and Patrick M. Cronin編,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美日聯盟：過去、現在與未來》(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1999),頁113~118。

128. 這是因為1996年柯林頓總統與橋本龍太郎首相發佈安保聯合聲明，中共對此又開始有負面想法，認為是意圖開啓蓋住日本軍事發展的蓋子。吉拉爾德·柯提斯(Gerald L. Curtis),「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總統的美國對日政策：評估報告」,頁15。

129. 樊勇明、談春蘭,《日本的大國夢》(臺北：五南,1993),頁14~20。

130. 孫承,《日本與東亞：一個變化的時代》(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頁52。

陸、結論

綜上所述，隨著美國方面有關季辛吉及尼克森與中國方面會談的檔案解密，可知在美中接觸的一連串會談中，所涉及的内容遠遠超過聯合公報所記載的事項，看似各自堅持的聲明，其實背後已型塑彼此之間的默契與原則，進而在相當程度上落實於美國政策中。儘管戰後日本已在美國的掌制之下，但隨著自身經濟不斷成長，自衛軍備也不斷擴充，中共始終擔心軍國主義復甦。對日本而言，面對蘇聯與中共的核子威脅，儘管有美日安保的保證，卻也顯露不安。因此充分顯示出冷戰時期看似兩極穩定的局面，其實蘊含諸多不安的地緣政治角力。

正因如此，更反證美中會談所形塑的秩序，確實制約日本在1972年以後在東亞的地位與發展，影響至今。從1945年到1971年，日本衍生許多新問題，考驗美中如何因應與攻防，進而維持自身最高利益。這些所形塑的默契與原則包括：制約日本從經濟擴張到復甦軍國主義、制約日本意圖染指臺灣與韓國、制約日本發展核子武器、制約日本與中蘇的地緣政治問題、制約日本日後在東亞的地位與發展等議題。

在制約日本從經濟擴張到復甦軍國主義方面，中共不斷指責美國在軍事及經濟上使日本不斷壯大，進而使亞洲感受到軍國主義的復甦。但美方的立場則是持續強調美日之間的聯盟關係，才是抑制日本武力擴張最好的方式，也使美方能站穩陣腳。在制約日本意圖染指臺灣與韓國方面，美方保證日本將不會趁美國自臺灣撤軍後進駐臺灣，同時也不會支持臺灣獨立運動。值得指出的是，季辛吉申明不會支持臺獨運動，但也留下但書說明若此運動無美方支持仍持續發展，則美國無法介入，此獲得尼克森保證，顯見對此意涵有較過往研究更清楚的層次分析。關於韓國問題，美方堅稱仍將持續撤軍，也保證日本不會將勢力擴張到此。

在制約日本發展核子武器方面，美方保證日本將不會發展核子武器，同時中方也提出保證，若收回臺灣將不會於此設置核子基地，以避免日本對中共核子攻擊威脅的擔憂。另一個問題是中蘇日的地緣政治的問題，與過去研究不同的是，中共不單是擔心蘇聯可能的入侵，同時還設想美日等國聯合從各方面攻擊並瓜分中國，顯見當時中方對自身安危已超出過往的評估。此外包括日蘇關於北方四島的爭議，儘管日本參與蘇聯西伯利亞開發以圖收回被蘇聯佔領的北方四島，但中方認為蘇聯擔心會產生連鎖反應而不會歸還。日本也擔憂蘇聯的入侵，而蘇聯反過來也非常在意美日合作。美方表示將維護此地區的安全，同時向中方保證將盡力限制蘇聯與日本勿攻擊中國。最後是制約日本在東亞的地位，也就是日本持續在美方的掌制下，才不會倒向蘇聯，並逐步走向和平與中立的道路。中共並希望能與日本建交，如此才能真正促進雙方在東亞的互動與發展。

此一連串會談也牽涉到臺灣、越南、韓國、蘇聯、印度等問題，也都經過季辛吉與周恩來的討論後，獲得尼克森的保證。由上述討論除知曉制約日本之外，也可擴而得知，其歷史意義正是再次形塑往後的亞洲秩序，深刻影響日後的亞洲歷史。

參考書目

一、中文

- 中國時報編輯部譯，**尼克森回憶錄－美國與中共原文全譯**（臺北：時報文化，1978）。
- 王萬里，**美蘇關係研究－冷戰·和解·對抗：1984**（臺北：黎明，1986）。
- 包宗和，**美國對華政策之轉折－尼克森時期之決策過程與背景**（臺北：五南，2002）。
- 時報出版公司特譯，**季辛吉回憶錄－中國問題全文**（臺北：時報文化，1979）。
- 宇佐美滋、蘇起，王兆徽譯，**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決策人訪問記**（臺北：政大國關中心，1987）。
- 朱松柏，**南北韓的關係與統一**（臺北：臺灣商務，2004）。
- 何思慎，**擺盪在兩岸之間：戰後日本對華政策1945－1997**（臺北：東大，1999）。
- ，**敵乎？友乎？冷戰後日本對華外交思路的探索**（臺北：致良出版社，2008）。
- 李凡，**日蘇關係史：1917－199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吳玉山，**抗衡或扞從－兩岸關係新詮：從前蘇聯看臺灣與大陸間的關係**（臺北：正中書局，1997）。
- 吳得源，**「一中（各表）」的國際構成與作用：制度與建構論觀點**（臺北：政大國關中心，2009）。
- 林金莖，**戰後中日關係之實證研究**（臺北：財團法人中日關係研究會，1984）。
-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2004）。
- 胡為真，**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從尼克森到柯林頓**（臺北：臺灣商務，2001）。
- 臺北美國新聞處譯，**和平的建立**（臺北：臺北美國新聞處，1971）。
- 臺北美國新聞處譯，**形成中的和平結構**（臺北：臺北美國新聞處，1972）。
- 臺北美國新聞處譯，**塑造持久的和平**（臺北：臺北美國新聞處，1973）。

- 孫承，**日本與東亞：一個變化的時代**（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
- 袁文靖，**世界和平幻想旅行－尼克森總統訪中國大陸**（臺北：國際現勢週刊社1972）。
- 高崇雲，**美國對韓政策與韓國政情**（臺北：黎明文化，1983）。
- 宮力，**毛澤東與美國：毛澤東對美政策思想的軌跡**（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 許介麟，**日本現代史**（臺北：三民書局，1991）。
- 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臺北：生智，1999）。
- 張宗智，「季辛吉曾保證，美不支持臺獨」，**聯合報**，2002年3月1日，版13。
- 張曙光、周建明，**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0）。
- 陳水逢，**日本現代史**（臺北：臺灣商務，1988）。
- 陳志奇，**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臺北：中華日報社，1980）。
- 陳佳宏，**臺灣獨立運動史**（臺北：玉山社，2006）。
- 傅建中，**季辛吉祕錄**（臺北：時報文化，1999）。
- ，「美國早已承諾不支持『臺獨』－兼論季辛吉的信用破產」，**中國時報**，2002年3月1日，A11版。
- 楊正光主編，**當代中日關係四十年（1949－1989）**（北京：時事出版社，1993）。
- 趙全勝，**日本政治背後的政治－兼論日本對華政策制定與中日關係**（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
- 廖達新，**日本現代外交史：日韓關係**（香港：日本研究所，1980）。
- 樊勇明、談春蘭，**日本的大國夢**（臺北：五南，1993）。
- 戴天昭著，李明峻譯，**臺灣國際政治史**（臺北：前衛，1996）。
- 蘇起，**論中蘇共關係正常化：1979-1989**（臺北：三民書局，1991）。
- 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臺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 道下德成，「朝鮮半島出現和平之後的安全協定」，載於西原正（Nishihara Masashi）編，**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美日聯盟的新挑戰**（臺北：國防部

史政編譯室，2000)。

吉拉爾德·柯提斯 (Gerald L. Curtis)，「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總統的美國對日政策：評估報告」，載於吉拉爾德·柯提斯編，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美日關係新觀點** (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0)。

Smith, Sheila A.，「美日聯盟的軍事合作演變」，載於Michael J.Green and Patrick M. Cronin編，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美日聯盟：過去、現在與未來** (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1999)。

二、英文

Burr, William,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New Press: distributed by W.W. Norton, 1998, c1999).

Geoffroy, Claude, *Le mouvement independantiste taiwanais: ses origines et son developpement depuis 1945* (Paris: Harmattan .c 1997).

Kissinger, Henry,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Brown and Company, 1979).

Laird, Melvin R., *The Nixon Doctrine* (Washington, D.C.: Town Hall Meeting, 1972).

Mann, James,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99).

Nixon, Richard, *The Memorie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Crooset and Dunlap, 1978).

Phillips, Steven E. and Edward C. Keefer,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2 Volume XVII Chin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2006).

Schulzinger, Robert D., *A time for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41-197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三、日文

入江昭，**日中關係この百年：世界史的展望** (東京：岩波書店，1995)。

田中明彦，**中日關係1945－1990** (東京都：東京大學出版社，1991)。

-----，「米・中・ソのあいだで」，渡邊昭夫編，**戰後日本の對外政策** (東

京：有斐閣，1985），頁220~253。

重光晶，「北方領土」とソ連外交（東京：時事通信社，1983）。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1853—1972〈二〉（東京：毎日新聞社，1974）。

島田政雄、田家農，戰後日中關係五十年：日中双方の課題は果たされたか（東京：東方書店，1997）。

福田茂夫，戰後の日本外交—池田時代・佐藤時代・その後（京都：ミネルア書房，1976）。

樋渡由美，戰後政治と日米關係（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0）。

聯絡作者：褚填正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珠海路26號5樓之1

E-mail：94260503@nccu.edu.tw

收稿日期：2009/03/04

審查日期：2009/4/13

責任編輯：黃聖琳